



力量之歌

十七岁的肌肉越过我的背而波动。
我的眼睛在地平线边缘上并不黯淡。
我在我的肩头上甩动春天
又把它带回到我的心中。
我承受我那不合时宜的轭。
更沉重的叹息下面的膝盖并不弯曲。
我隐藏数个时代的燃烧的龙，
那挤压纸页的悲伤的舌头。
我给我的头颅加冕，摇晃天宇。
所有伤口都从我那攥紧的拳头里干竭
而我依然能够谦卑地跪在
我母亲坟前那粗糙的草丛上面。

玻璃工人

玻璃工人点燃巨大的火
把他们的血和汗
搅拌进那在
他们的坩埚里
透明地沸腾的物质。
然后，他们用剩下的力气
把玻璃倒进盘子
将其滚动得完全平滑。

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把光带给城市
带给最小的乡村小屋。

他们有时被称为劳动者，



有时被称为诗人
尽管两者都同样美好。
他们慢慢流尽血液
又变得透明：
建筑在你们身上的
通向未来的巨大水晶窗。

钻 石

总有吟唱颂歌的时候。

我们站在一座钻石的山上，
然而我们的衣兜里却装满了鹅卵石。
我们长久地忘记了我们是天使，
并把我们的白色翅膀填入座垫。
现在祈祷渴望我们的力量
石头在我们的膝盖下被磨得细薄。
星星冻结在我们心里。

真的，真的。
水手们全都走到了底。
现在安宁的船夫驶向上帝。



即使非常年迈的人
也坐在那伫立在事物前面的长椅上
把耐心布道给
那倏忽的遥远的鱼。

真的 真的。
我的朋友，那么就不要再相信
我们曾经常常把我们的拳头当做球扔掉！
我们必须拥抱万物，
即使是狼和青蛙。

我们站在一座钻石的山上。
严峻的雪，遮盖我们的罪孽，
松开我们的舌头，天宇之光！

哦，你无限的晶体

一个疲倦的人

沉重的农夫一言不发
从田野中拖拖拉拉回家。
河流与我肩并肩躺一起。
清新的草丛沉睡在我的心下。

一种深沉的平静在河里滚动。
我沉重的忧虑现在轻如露水。
躺在这里的人永恒不灭，没有
敌人和兄弟 —— 只有一个疲倦的人。

傍晚用长柄勺舀出沉寂。
我是它的一片温暖的面包。
天空正在歇息，群星出来
落在河上，在我的头颅上闪耀。



一个公正的人

我的眼睛，你们给光芒挤奶的少女们，
倒转你们的桶吧。

舌头，你这高喊着的高大英俊的青年人，
留下你每日的劳动吧。

野兽，从我这里逃到亚洲，
逃到森林那流着汗水的根须。

背骨，崩溃于埃菲尔铁塔下。

鼻子，你这行驶的格陵兰捕鲸船，
把你的捕鲸镖从嗅觉中转开吧。

手，对罗马做出一次朝圣。

腿，相互把对方踢进水沟。

耳朵 放弃

你们的定音鼓、你们的定音鼓吧！

跳跃到澳大利亚，我的大腿，

你们这玫瑰色的有袋类动物。
腹部 你轻盈的气球 向
土星高飞，飞走吧！
然后我将走上我的嘴唇，
随着一声形成曲线的大叫跳进你的耳朵，
停止的钟将再次开始，
村庄将像探照灯那样照耀，
城市将被粉刷，
我的脊椎可以散落在
地球的四面八方，
因为我将挺直地伫立
在死者们那弯曲的尸体中间。



不是我呼喊

不是我呼喊，呼喊的是咆哮的大地。
留心，留心吧，因为撒旦在胡言乱语。
现在躺在那清澈的溪流底部，
把你自己压扁成一块玻璃，
隐藏在钻石的光芒后面，
在有着小昆虫的石头下面，
隐藏在新烤的面包里，
你这可怜的人。
随着凉爽的骤雨渗入地面！
你只能在其他面孔中盥洗你的脸，
把它沐浴在你自身之中徒劳无益。
变成一片小小的草叶的边缘
你将比世界的轴线还要伟大。

哦 机器 鸟儿 叶片 群星！

我们贫瘠的母亲正在为一个孩子祈祷。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可爱的朋友，

无论它是否可怕，无论它是否辉煌，

不是我呼喊，呼喊的是那咆哮的大地。



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

隆隆的火车到达又离开，
受惊的工厂在恸哭，
黑得像煤烟的屋顶被傍晚染黑，
报童在街灯下大声叫卖，
小车前前后后疾速行驶，
排成巨大队列的街车叮当作响，
霓虹灯招牌尖叫你是盲目的，
那拖曳入侧街的墙壁
在你的背后挥舞它们的招贴。
你的前面，你的后面，到处
都有那招贴面孔的人们在疾速行走
你在大城市的后面可以看见

赞美上帝的、哭喊的、嚎叫的、呻吟的、起誓的、
喘息の、冷漠地狡猾地抓攫的
人们
攀爬着一道人梯，
血管膨胀在
愤怒的大街的脖子上。
你可以听见那缄默的办公室工人尖叫，
回家的工人的缓慢脚步
仿佛他们是古老的圣人
没有给人间留下什么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听见扒手的腰部的轻柔动作，
而远处，一个农民
在他邻居的土地上拿起
一大束干草时用力咀嚼。
那正在倾听的我可以听见这一切。
虫子在乞丐的骨头里啜泣，
女人们用鼻子在我的四周嗅闻，
但我自一条漫漫长路而来，
因此我仅仅坐在我那友善的门道上
保持沉默。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



我全心全意

我没有父亲和母亲，
我没有上帝，我没有土地，
也没有摇篮，没有床，
没有吻，没有恋人的手。

我三天都没有吃过饭
几乎没有吃过一片面包，
二十年就是我的力量
我将把它们卖给第一个到来者。

如果没有人需要它们，
魔鬼就会出现，接受它们。
我会全心全意地挣脱，
如果需要，我会杀死他。

他们会抓住我并且绞死我，
用那被祝福过的泥土掩盖我，
那以死亡为食的草丛将会开始
在我可爱的心灵上生长。



现在悄悄地睡吧

现在悄悄地睡吧，
在这个安宁的傍晚。
邻居们也要上床睡觉。
铺设街道的人走了。
远处清晰的铿锵声，石头，
铁锤，
街道，
但现在一切都安静了。
从我最后看见你时起，已经很久了。

你的那些忙碌的手臂现在冷却了
就像这条带着溶溶的沉寂的河流
柔软而缓慢地曲折迂回。
在它的岸边，树木，

鱼，
群星，
全都在熟睡。
我独自一人。

我完成了我的工作。我疲倦。
我也将坠入熟睡。
现在悄悄地睡吧。
如果你悲哀
我也悲哀。

沉寂。
花朵们宽恕。



阿蒂拉·尤若夫

我真的爱你，
相信我吧。我从我的母亲那里
继承了某种东西。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毕竟，
她是那把我带到这个
世界上的人。

我们可以把生活
与一只鞋、一个自动洗衣店
或者无论什么做比较。
不过 我们因为
我们自己的缘故而爱它。

救世主，有足够的